

# 澎湖王寶釧

蔡東翰 /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 副院長  
立法院厚生會 第33屆醫療奉獻獎得主

被告知得獎的那一天晚上輾轉難眠，很難形容那種感覺，我很清楚並不是很雀躍、很高興，而是一種心裡深處的某塊拼圖被填上去的感覺，反而是一種很深層的寧靜，眼角卻有一些濕潤。腦中一直出現我整個醫師養成的過程，好像是人生的跑馬燈一樣，不斷地圍繞在腦子裡面。特別是在小金門黃厝醫院服務的那一年期間。那一年發生的點點滴滴一直不斷地在我腦子裡上演。「臨終照顧，助穿壽衣」、「孕婦待產」、「居家出診」、「人狗同治」、「情傷自轟，口鼻相通」、「烏龍投江」、「開辦杜鵑窩」、「開心農場」、「自籌浴廁」、「興建急症室」…。直到今日這一幕一幕仍然清晰。

當年我跟著我的學長江建平醫師（目前在內湖三軍總醫院皮膚科主任），當時我們都只是醫學院剛畢業剛拿到醫師執照的菜鳥醫師，我們負責了整個小金門，軍民約萬人的醫療任務。

黃厝醫院雖然被稱為醫院，但其實是一間小學改裝的醫院，例如一年一班改成掛號室、二年一班改為急診室、3年一班一半改為診間，一半改為檢驗室等等等…，就這樣拼湊出一間醫院。那段期間刷滿了滿滿的存在感，讓我嚐到了「被別人需要」的美味。

從小作文題目，我的志願就是成為一名醫師，這個題目寫了幾次都未曾改變過，好比這三十幾年來的午餐都是吃排骨便當，也未曾改變。我想應該跟我是金牛座有關係。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那麼小就清楚的知道我的志願是當一名醫生，說真的，其實我心裡也不知道。但我一直覺得是中了我媽的「魔咒」，從小她總是跟我說這個情境：

當時我才一兩歲

有一天我大阿姨來我家串門子

「阿香！阿香！你看你兒子靜靜的坐在那邊，看起來就是一副『醫生樣』，將來長大一定是個醫生。」

有事沒事，我媽就拿這個段子來洗腦我，真不曉得是真有此事，還是我媽心機太重？

高中聯考失常，考上第三志願省立鳳山高中，高一時期還能「記取前恥」，用功唸書。高二就漏出愛玩的本性，玩樂團，偷騎摩托車，翹課。雖然算不上為非作歹，也曾經被認為是偷車賊，不良少年被抓到警局，差點被「刑求」，還好學校教官及時幫我保出來。但也足夠嚇壞老爸、老媽了。總是讓父親憂心忡忡說我癡人說夢，還想考醫學院。高三我請求老爸幫我請家教（要加S複數）。老爸半信半疑的認為我應該是「痛改前非」要「發憤圖強」了。還是答應我的請求，當時我並不曉得家裡的經濟狀況，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我的家教費用佔了家裡一半的支出。臨時抱佛腳當然無法如願考上醫學院，很自然的再補習了一年。我心中暗自下決心，就算重考五年，我也要考上醫學院。很幸運地重考一年後以「備取56名」之姿，意外進入了國防醫學院就讀，何其幸運，更是心懷感激，感激老天的眷顧，總覺得欠老天一份人情，勢必要找機會償還。

民國94、95年三總神經外科受訓完後，順利取得神經外科專科醫師執照，被派往澎湖補服隊勤一年。當時澎湖醫療雖沒有當年小金門的落後，但比起台北大都會的醫療水平仍有一大段距離。澎湖的東北季風讓台北到澎湖這一段的飛行，驚心動魄。加上「空難」的陰影，往往讓大部分的人都卻步。很難找到穩定支援澎湖醫療的醫護人員。因為我之前小金門離島的經驗。非常清楚離島醫療的困境，加上我「欠老天的人情」還沒有還，而且我不想等我退休了，有空了再來償還，我決定採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日常的工作中固定撥出一小段時間來從事這些工作，於是就自願定期支援澎湖神經外科的醫療服務。因為我擔心，如果等我退休後再來做這些事情風險太高了。萬一來不及償還，我一定會很後悔，很愧疚，死不瞑目。

從神經外科的醫療角度來說，95年剛到澎湖的時候，主要的醫療任務是處理緊急的狀況，譬如頭部外傷或者腦血管疾病的緊急搶救。手術器械也是僅止於處理這些問題而已，脊椎手術相關的器械設備非常匱乏。印象中幾乎沒有人有在澎湖開過常規的脊椎手術。更別說是微創脊椎手術了。

台北內湖三軍總醫院在蔣永孝醫師的領導之下，可以說是台灣脊椎微創手術的先驅。當年有幸擔任蔣永孝主任的總醫師。在他嚴格的訓練指導之下，一起參與的脊椎微創手術的草創過程。對於手術的步驟及技巧並不陌生。剛好在支援澎湖的前半年就遇到了適合的個案並順利完成了澎湖第一台的脊椎微創手術。利用澎湖有限的器械，拼湊出脊椎常規手術專用的器械包，成為院內制式的器械包。至今仍繼續沿用。因此就脊椎微創手術發展而言，並不會落後台灣太久，甚至比本島其他地區都來得早。當時也承蒙澎湖時報社長的報導。我也一直珍藏這篇報導的剪報。

由於澎湖神經外科的短缺，平日我除了台北內湖的醫療任務之外，最早期的支援任務，從每個月兩次，每次五六日三天的急診業務包含病房值班，到額外再增加一節的門診開始，隨著時間的更迭，新進學弟的補充，再慢慢減少到每週五固定一整天的門診，當日來回澎湖。退伍之後，無論我短暫的在嘉義陽明醫院或者目前高雄七賢脊椎外科醫院服務，仍持續不間斷，「分期付款」償還我欠老天的人情。一轉眼18年過就過去了。



回顧這18年。如果沒有小金門的那一年經歷，應該也就沒有澎湖堅持的18年的動力了。我的母親給我種下了醫生的種子，掉落在小金門這塊土地上發芽，繼而「償還」在澎湖離島。

頒獎典禮的現場。

主持人問我每個星期五回澎湖為什麼不會累？我的動機是什麼？

忽然聽到這個題目太緊張了，腦筋裡面沒有即時的畫面，一片空白！當時我的回答並不是很好，而且也不是我內心最深層的感受。其實我想講的是：

我覺得每個星期五去澎湖看診是種自我療癒，提醒我回到初心。在飛機上，把這一個禮拜的忙忙碌碌沉澱下來，飛機一降落澎湖，整個時間的節奏就變慢了，彷彿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場域，所有的人事物都變得很單純，很純粹，看診的心情很輕鬆，很滿足。所以我並不會覺得很累或者不想去。嚴格來講，我去澎湖是被治病，而不是去幫人治病。

最後我以授獎當天得獎感言作為結論：

從醫學院放榜的那一天我就立志要找機會回饋社會，高中成天泡在樂器室玩音樂，呼朋引伴作些無傷大雅的壞事，讓學校教官從警局將我保釋回家，總讓憂心忡忡的父親認為不夠用功，但一心想成為醫生的我，竟幸運地重考一年就考上醫學院，跌破大家的眼鏡，當時就我默默立願一定要找機會回饋社會，因緣際會的在澎湖落實了我的想法。



感謝我的父母親  
讓我出生在金牛座的月分  
有著堅持18年的牛脾氣

感謝我的內人  
體諒我1000個星期五的缺席

謝謝紀金雀老師，也是我的二孀，對我求學階段的啟蒙

感謝我在小金門時期，帶領我的學長江建平醫師以及師長王肇成將軍

感恩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及神經外科部的歷任長官們的支持

謝謝蔣永孝醫師帶領我進入脊椎微創的領域以及對我的訓練

感謝李政育中醫師的啟發，讓我將中醫的精神應用在手術之中

謝謝曹友平、陳小梨教授的教導  
讓我面對每個疑難雜症都能以科學的邏輯思考做為辯證的依據

感謝嘉義陽明醫院謝景祥院長的支持

感謝高雄七賢脊椎外科醫院黃旭霖院長  
在疫情期間仍全力支持我支援澎湖醫療

還要感恩曾經被我治療過的病人，是你們豐富了我的人生

最後感謝大會及推薦人對我的鼓勵  
讓我更有勇氣  
更堅定地越過下一個山丘  
在未見到不朽之前不至於把自己搞丟

困難的事情  
簡單做  
簡單的事情  
重複做  
再次  
感謝小金門  
感謝澎湖